

前任中國皇帝御用

夏散人宜遊常以茶與印泥贈鄭翁蘇
殷、蘇、歐之宣統先生。先生曰：此
印泥宮中所無也，飲其茶而甘之，問
鄭曰：能再致乎？鄭曰無餘深矣，其
成南來，屬適夏，日傳宣統先生嘉獎
之行，夏感知焉，又出上品以獻。

辛亥年春，北八月二十三日，有
科舉社的採集員來了，不應稱他爲

電 話 加 價 理 由

交通部所轄各電話局，此次加價，係爲維持電話事業之生存起見，其間雖有斟酌，如南京改用自動機後，便其生活稍得蘇息，總計增加之

出賣野人頭

我記得在四五歲的時候，夜裏不是閉着眼睛睡覺，就是聽着別人來談，談着閉目聽去，幼稚的腦子中，以為野人是最可怕的，到了八九歲的時候，先生教我讀論衡，讀到了「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

價目最低，亦加二元。客下飯，一加一元者，亦有不加者，加價之理由有二：一員工生活費增高，前店電話員一員，新給薪金，係在七八年前所定之較之現在生活程度，相差遠甚，恐經

老處女 夏小正 陸下飯

賭場抽頭式之查烟

淮海之區近頗感不靖、頗聞許世鼎等、爲故紳許久香先生之介弟、鄉里皆以許四太爺呼之、鄉民以不悽於縣黨部之故、日圖集數千之衆、擁許等、勢頗猖獗、前經行營派員自寶山氏、返省一次、聞已由國府允予不督前往、暫自結束矣。

客有述其起釁之因者、述謂東海舊產烟苗之省吏、對於私種之西鄉鄉民某中、嚴罰罰款、並差逮押、甲大懼、急走訴於許氏、許地與該處接壤、因教以自衛之策、遂將往捕之縣警備隊踴躍一時風聲所播、羣起效尤、而許四太爺之大名、遂爲縣民所擁戴、而調查烟苗時、尙有一趣聞、東海城外郭鄉道傍、苗已數寸、青可可愛、一望如綠、縣長飭令隨拔若干、以拉耳目、省委爲聞曰、此大可愕、須知苗長即可售錢、我之來查、止不過如賭場之抽頭耳、原不想禁絕也、聞者乃掩口而笑、

記
涉
舌
頭
之
公
羽
仲

吳會間人，每不諳上江語言，詎爲湖古舌訛，聽者誤會詞含，妙在波瀾，風生一座，但鍾儀仕楚，不改土音，偏急語如日之際，有不能辨者。近時翁有總督商局之命，記者多擬往訪談話，有某新聞界開會長云、兩廣二中全會開會長、海上外動記者皆京探訪，一日與翁不覺，翁述其政見，猶習不疑，言已竟有數人茫然不解，謂其再說一過（翁正公允）

譯曰：君等何以如此，諸記者以此教員對於生徒立爲鮮白生者，有聲曰：說話養稟合右一隻口。

戴季陶下令保牌坊

潮州人對於建設工程，嚴行處罰，俾使各工役盡其力，而無怠慢。且語氣而像長官，請要把主事之官，及工役建設工程，嚴行處罰，俾使各工役盡其力，而無怠慢。且語氣而像長官，請要把主事之官，及工役建設工程，嚴行處罰，俾使各工役盡其力，而無怠慢。

觀念甚深，我不知道戴先生是不是潮州人，即便是潮州人，一個鄉先輩也可以下一道令給地方官嗎？現在主事拆牌坊的人，是快要受罰了，什麼，洵矣！（譯音）

相幫，潮州的主事，牌坊先生，餉役，潮州的事，潮州人的事，潮州人的事，潮州人的事。

（妙敬）

篆籀電燈泡廠紀

所注意。浙民總長宋案驛，接到了這個電令，結果未此「一下」又下一個令，給吳興泰長，速即查勘明電杆，以資掛設。又「一下」又「一下」，排置以萬，這樣出竊風行「一下」，以掛掛機障的人，要知所注意。」

出有人知覺報關於此舉事，自有內政部及右路保管委員會在那裏管，財政部長先生是湖州人，對於鄉里人說，鄉長先生是湖州人，對於鄉里

中國各地，自電燈事業發達以後，電燈用質為一消費之大宗。據聞吾中國每年所消費之電燈燈油總數為一千萬枝，此數每日中，計由上海美國人所購之安達生燈泡燈油，每年可銷四百萬枝，該數每日可出燈泡一萬二千枝，

其他自歐洲各國進口者，約四百萬枝。日本所造及中國人自造者，約一百萬枝。現建築委員會經於此項消費之大，且將來吾國電燈事業日益發展，於是擬在上海籌設一個製造各種電燈泡、即統統上海附屬於已於開會之重機製造廠中，充充一部份，大約有資本三四十萬，即可興辦之。已出

電、大有關係。新式燈泡及燈泡部主任陳良輔，積極籌辦。以電燈泡之於用電，全國最廉，每枝燈泡之費電，僅及老式燈泡之電有半，而用戶每不嫌

絞盤牌香煙



品高質純

方家之一服蒙汗藥

前國務院秘書長及法制局局長方
之君按、實貝勒路勒和里之宅已
於陰曆、家兄、乃於上月二十六
日、陰曆、兩盜雖已破門而其家
口各人、已飽受驚駭矣、詳情已載二十
日各大報、一據知悉、案經內容寄
各報向有未及載者、方樹城人、有
薄田一、老佃管理之、方有姪不肖、
自去歲時至各家店賣、方悉其爲人、
於意覺來則即逃以酒肉已非一次

唯一公子由校歸以理陳未贊、
南登即自後門入、一字樓下、嚇
公子聲浪、一室樓上、直奔方之床
向索盜貨、方於恍惚中、忽聽與
巴呼其夫人、云有人借錢、遂與之
入別室、夫人因猶未興也、以端
與盜、當自開抽屜、取出銀洋二十元
鈔洋二十元、當擬置於、而押下
盜於門外似有人搬、推棧上盜去
、乃相與劫遁、時即房已得訊

勸考區長承審員之侮辱

飄泊之南某縣、有何某者、美國法學碩士、曾執律師業於北平、服務於近
 都多年、且善英語西司公使館員甚、信平之土、亦一大鄉紳也、外家
 村開居鄉間、其妻吳慕學稼、習師範員、日顧其書於村中茶肆、一日、正
 風生雨散之際、忽道上、一高姓少年、李與聞高、高不知何之歷史、實然聞
 何曰、以君之才、曷不往考縣長承審事乎、何以爲爾、曰、拍案大怒、遂相
 衝突、何掉袖而起、立赴縣政府、以刑事訴訟、謂爲公然侮辱、並言高以
 故託口、你娘等強詞狡辯之審時、何舉出兩證人、而證人不承認有何等證
 詰、何聞駭訝、乃上訴至地方法院、推事謝南迪和解、何云本人因高罵其
 娘、實係偶然、曾有銀指上、樹有雪壓之痕、何以不能證明高之確詞、而
 且高應賠償相當金銀損失、由是和解破裂、何不以能證明高之確詞、而
 高所託律師歸結、謂謂乃失、謝南迪判、竟不能云爲侮辱、於是何又致函
 謝、然何猶忿忿、或仍將上訴也、

鮑參軍別傳

聞粵海邊所產之蟹，其壳多象牙色，壳上多具人之五官，蓋特殊之種也。此次新世界陳列之蟹，聞共十只，其

凱帝蒙座

帝尊、春間在愛子書高、
 舊士、且、即歸然上後
 知歸、顯姓、顯爲東
 力強、買置、之代、牛侯
 有孝父、尚未能盡經
 與于同、三邊而得
 善甲、俗劉女趙秀珍共
 康、顯家老宅、原居是也

香田再荒
(廿卷)

香田老七（即明妃老七，春間從陳調元主席之公子伯樞轉，舍屋在拔菱塘路姜安坊，琴瑟其調，偶出見者皆知爲人家子，而主席之太夫人，則溫不悅，因公子服務銀行界，不嫻納稅也，聞最近以千金給七，遺之七，決於下節與楊蘭春老二合作，樹何芳標，現尚未定，古有香樹，今有香田，既擲公字，誰爲續耕乎。

時哉此春

特以鄉人者，雖類皆然一笑，否則石顯形喻而已。時春小老八、
當其無所微處，便覺在氣迫人，其在新穎花園形游，署名如玉、
櫻若列、不
凡櫻，所惜
者公生、柳
抗墜、自符
拍、是其佳
不確在笑、



南征北伐語錄

自當局下令抽銷烟碼，雷
厲風行，南二烟花枝，枝葉
凋落，初原定紅二十枝，於
自動脫籍，終歧易轍者，迨
經過一倍以上，於是禁烟一
役，抽銷遲遲未果，其間當
地抽此成數，無須再抽鴉片
自行解絕銷年，下力撲
不消上之煙，一千亦需

二十文、較之原有三四
十元，誠大半，但營業稀
盛，蒸日上升之勢，覺物希
爲貴，抑否極泰來，賦當
局禁令既弛，在僑民之勢
搖擺，而酒香是三五成羣
，竟亦風流自賞，日夕光陰
一呼百諾，奉命惟謹，屈
己之煙脂，非若舊之所
值多矣。新者

口各稿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禁止轉載翻印